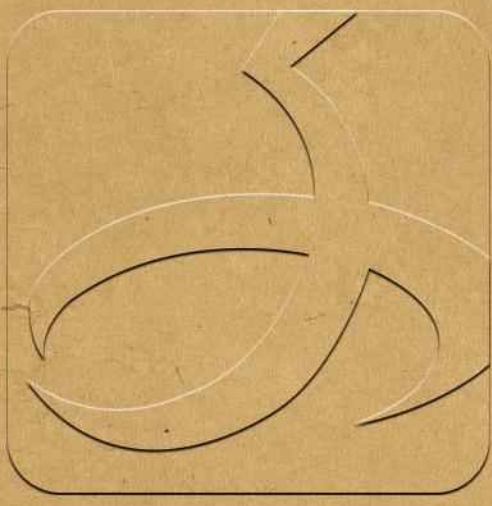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38
7772.1
=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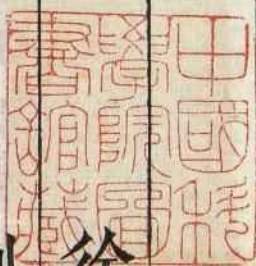
60 抄
6807 6816 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

五代史王建陳州項城人蜀僑杞王建字光圖其

先穎州鄆城人後徙居項城五國故事世為餅師為人隆眉廣頰狀兒偉然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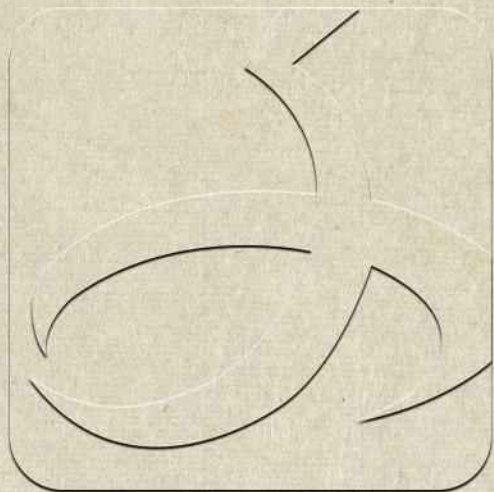
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冊府元龜

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頰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僧處常謂建曰子骨相甚奇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乃區

區為盜掇賊之號北夢瑣言僧處宏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宏

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宏



擁門徒入蜀為構精舍以安之即宏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亦以販鹺為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尅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蜀檣杌隆眉廣類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宏謂日子後為忠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建感其言

武軍卒稍遷隊將五代史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

得補軍候 冊府元龜蜀王建機畧拳勇出于流輩蜀檣杌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校從

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候 五代史補王建

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馮涓為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

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眾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

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

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

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宏為節度使晏宏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

五代史廣明中

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為巢將領眾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

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為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

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為留

後建等為屬郡已而晏宏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刺史不令之任

九國志晉暉許州人父和為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為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

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

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為勤王之舉不爾為晏宏所累
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為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
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
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
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
阻朝廷慮其疆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
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
建以暉為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為涪州守以暉
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
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剷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
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噓為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
學執干戈者惟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
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為王妃矣分封宏農
郡王卒年韓建張造九國志張造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
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同志
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
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兵拱衛以取美
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

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
建起兵閬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
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眾皆感
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
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為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
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為感德都知兵馬
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
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
於後忠勇之節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
出卿一門矣
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五代史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
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偽待之厚引入臥
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
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
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
其兵為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
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夜皆錄為假子北夢瑣
言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
儕于僧院賭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公至六人共駭之

五代史卷之二十三 高祖本紀

他日霸蜀土於上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屬十
以舊事此僧具以散子事具對建大悅厚賜之
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
北夢瑣言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
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
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
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
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患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
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王氏
見聞錄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說年有崔某為安康
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
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為
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隕一木堵之可
乎客曰不然所云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
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
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
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

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
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
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使建與晉暉等
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將神策軍宿衛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

以建為清道使五代史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

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

攻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

以上為清道斬斫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蜀檣机廣明中僖宗幸蜀

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

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假子駕還分典

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
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
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邠寧李昌符朱玫等遣
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而寢賜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
以金券 **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常致書于許昌為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
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
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窺此
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
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
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
常乃羈縻之未供承問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
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
由闈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
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又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

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
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即自有平
生酒徒五人狎昵進菜一盃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
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厄酒拒而不
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汗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
玉兒為蓋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
恕之其寬裕 **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 通鑑攷異張彭者
率皆此類 **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二年春 **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
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跌一足偃臥
礮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啟軍容行不得
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問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
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
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斷眾所歸心軍容聞
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
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鬘兩都自
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 **楊復**
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

五代史記卷之三

尚書

五

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眾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

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致懼逼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致所厚復恭懼不

附己乃出五將為郡守以建為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

因招集溪洞豪獍有眾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

西蜀檣杪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致懼建不附己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

疑其圖己遂招豪獍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興元屢召建建城自稱刺史清異錄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

名以犯者為不祥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略者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遂巡鎗曰看二斧曰鐵餒糜甲曰千斤使

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蜀鑑唐僖宗光啟

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又攻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

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敬瑄於十一月昭宗即位陳

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

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

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顧彥朗向以下備酒饌於

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向以下備酒饌於

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

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與建有

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

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

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

人止之五代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

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

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

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宅賜作賊山南寔進退無

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即飛書招建建

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

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

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

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

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

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遠修城

守蜀檣机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

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建大怒擊破鹿頭關

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

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

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

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

蜀鑑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西川陳敬瑄懼王建

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己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令折簡

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

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瑱于綿

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

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

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昭宗遣左諫議大

又學射山在成都蠶北屬新繁縣夫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五代史建怒遂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為者而犯我

疆理建軍吏報曰聞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

者繼召今復拒絕顧梓州司徒不借改轅而東而北省太

師反為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

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居浹旬建

盡取東川之眾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

州月餘大剽蜀土進兵彭城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

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

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已昭宗即位

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為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

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

楊守亮討之北夢瑣言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

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

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

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

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

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

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通鑑考異張彰者舊傳

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
 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
 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昭
 郊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昭
 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
 公以數萬之眾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
 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
度以建為牙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眾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觀與主

上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
 擒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
 至于此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蜀檮
 杞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
 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
 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於邛州
 以建為節度使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
 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
 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眾未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眾囂然今關東
 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
 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
 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
 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鬻食之昭度大懼乃
 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蜀鑑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州
 陳敬瑄救之乃去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
 撫使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
 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
 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
 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

安仁費斯勤等擁衆兵自保皆附於建以王建爲永平
軍節度使治邛州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
使削奪陳敬瑄官爵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
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周庠勸建請韋公還
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鬻其親吏昭度大懼以
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北夢瑣言唐陳敬瑄據成都府
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
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
指揮使資其瓜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
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非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
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
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
都頭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
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
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拽掌武親吏駱別
駕名志者鬻而噉之由是懼懼其禍遽托疾以西川牌
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又韋
昭度爲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爲都指揮使三府各
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從髡

鬚行瞻黥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兢肅顧公
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爲言亦自大
笑他日克鄴城輕
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拒劔門兩川由
薄幕寮皆害之

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
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
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
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
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戒
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
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

城軍士剽略劫殺百人而後止五代史嚴兵守門不納東師建月

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

恨如是以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思心何敢忘但

天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

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與之建乃自稱後表陳

其事敬瑄啟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後表陳

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

留後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田令孜以印節詔復敬瑄

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蜀檣杌詔復敬瑄

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

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相拒如此建曰建與軍

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

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

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翼日以成都讓建自稱

留後表陳其事北夢瑣言偽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

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

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為錦花城一日收

尅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

城降翼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

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即不

五代史

嚴兵守門不納東師建月

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

恨如是以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思心何敢忘但

天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

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與之建乃自稱後表陳

其事敬瑄啟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後表陳

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

留後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田令孜以印節詔復敬瑄

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蜀檣杌詔復敬瑄

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

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相拒如此建曰建與軍

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

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

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翼日以成都讓建自稱

留後表陳其事北夢瑣言偽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

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

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為錦花城一日收

尅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

城降翼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

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即不

得恣橫我適來差張勅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汝輩

不得輒犯若把到各務戢斂然張勅胸上打人堆疊通

我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

衢也九國志張勅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

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勅義勇都

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侯之要著太乙元精祕訣歌

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闔中破

德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為山行章所困勅每臨陣拔

槊蒙輪殺十餘人敵為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

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

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勅為諸都斬斫使兼

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勅既入城索無賴者得

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

建遷敬瑄于雅

不敢偶語建即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建遷敬瑄于雅

前蜀書

十一

州使人殺之

南楚新聞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

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

權年二十餘令致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致扈

駕止成都時令致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

權者處于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

為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右僕射後敬瑄敗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

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嘗為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

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

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彦思請繼李安効力蓋慕彼

衣食耳尋獲為牧守人有識者皆日之曰看馬李僕射

復以令致為監軍既而亦殺之田通鑑王建屢請殺陳敬

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致通

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

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

殺不行於闕外先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蜀檮

杙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江

令致仍監其軍四月以令致陰附鳳翔擒下獄饑死

蜀鑑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大順二年王建殺

陳敬瑄田令致建請于朝不許遂殺之名畫錄常重

允者

寫御

天府

官屬

及寫

使指

郡王

昭度

林學

書杜

人沈

禮部

騎常

大夫

輝給

尚書

侍郎

澤行

在十

左神策軍觀軍容使護軍中尉田令孜右神策護軍中尉觀軍容使西門思恭內飛龍使知內侍省楊復恭內樞密使田匡禮內樞密使李順融宣徽南院使劉景宣徽北院使田獻珠左衛大將軍石守棕左金吾大將軍劉巨容行在諸軍馬步都虞候趙及諸司使副一百餘員尋授駕前翰林待詔賜緋魚袋自駕歸京韋相國昭度授西川節制陳太師與監護田軍容令孜拒命據城王蜀先主時為行軍司馬重圍三年陳太師田軍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於時繪壁百寮咸在唯不見陳太師田軍容真因問二公何無寫貌寺僧對曰拒扞王師近方塗抹先主曰某豈與丹青為參商遽命重寫常待詔曰不必援豪乃援阜茨水洗之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賜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畫爛梁摧之外雨淋水洗終無剝落者矣眾歎所謂前無去者後無繼者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五代史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

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丁為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彦朗婚姻之舊未果行蜀鑑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

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

王宗滌等討厚
丸國志李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建起聞中簡為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犀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馬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為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為兩翼潛

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蕘率兵焚繁雜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蕘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為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又王宗滌穎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為廐將宗滌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為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為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眾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為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徧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振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眾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其兵七萬餘眾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

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觀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興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漫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為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奪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識故誅之稱其冤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主所建綵繪華侈初穎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宗滌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以王宗滌為山主以爲應華洪之讖乃誅之通鑑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
連營涕泣如喪親戚注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
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自彥
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
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
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縣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
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
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
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
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
東川別遣王宗侃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

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
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
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逆戰宗侃
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
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縣州刺史
常厚奔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
厚奔縣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
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
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
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侃等三將同破岐軍斬
彥琛衍襲位封侃為魏王卒年六宗阮等出峽取渝瀘
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
莊浣花集過樊川舊居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
蜀作唐詩紀事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
吟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階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
莊乃諱之時號為秦婦吟秀才又有帝子夢魂烟水濶
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為警策至若閒臥云云誰知閒臥
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雕扇落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

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宣諭兩

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郟王為

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

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北夢瑣言東川顧彥

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時之恩雖為戎倅而嘗加敬

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

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

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

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襲兄

位爾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術等斃焉先是

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替與所辟朝士優遊樽

俎不相侔矣小顧既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

宣言以間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

職閒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嘗謂人

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喻之或

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兄弟迭據

大顧相薨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

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

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

指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

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

滌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為節度使王氏見聞錄有

常為秦帥親吏其妻狠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

沈謂之曰欲為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
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
刃于階下棄屍於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
至失神其尸往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
流水旬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繼之沈亦
不逾旬日魂
乎于是并有兩川之地
五代史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為
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
間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
征疆吏之問與蜀人得
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
求援于鳳翔李茂貞出
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秦川交
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
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
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
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
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
大敗興元之眾洎軍旋建乘虛
掩襲梓州擄彥暉置于
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
熾蜀鑑景德元年王
建圍彭州陳敬瑄以其將楊晟
守彭州王建圍彭踰年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
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
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
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
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
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
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

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
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
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且出
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
畫策伏兵門內俟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
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侃
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
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戒諸寨淘虜三
乞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
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
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
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
親戚七乞彭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
論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者宜令縣
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歸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
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鳳翔節度使
李茂貞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
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
地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乾寧元年王建克

彭州殺楊晟建克彭州楊晟猶帥眾力戰刀子都虞侯
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
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論之不
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乾寧三
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荆南節度成汭遣
存派江略地以存為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乾寧四年
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州降刺史王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元
武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為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
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謀至
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元武今中江縣鳳翔將李繼
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自將攻
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
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杷寨建指執旗
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與彥暉外無救援彥暉勢
益孤知遂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論以外無救援彥暉勢
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萬人命
王宗縮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彥暉

兄弟有廟在潼州府子城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西川
兵至利州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王
建取興元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
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縮破馬盤寨繼
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
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
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眾心王建忌之遂殺之
以王宗賀權與元留後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
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王建取洋州興州李思敬是
以洋州降於建建拔興州以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初汴將劉
知俊奔鳳翔李茂貞以為大將稍侵建之興鳳皆沒焉
玉堂閒話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
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
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
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
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
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眾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
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甕於城上揚而示之其

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
弁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
謂又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
至後主暉為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
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
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
一任節度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
懷中取出七首擲於地而泣言曰今日此欲刺殺此
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為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
而退王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
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話其事
天復元年梁太祖兵
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
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
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
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

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

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

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蜀檇杪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

中書令封瑯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又天復三年昭

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

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

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

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

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驕將故得蜀之後於文維

黎茂州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進王建爵蜀王王

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

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為夔

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

乃奔歸峽屯軍夔州王建自光啟二年丁未據閬州反

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羣居解頤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

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
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
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

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
于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

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蜀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
閒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

興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五月趙康凝
攻夔州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

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絕江中流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並而為一舉兵
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

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
曰善乃與茂貞修好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

取之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
州從之後數年桑宏志又克之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

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

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五代史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

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

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

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為建所有自

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

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

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

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為扞蔽出
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
強禪建與諸蕃同謀與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
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
襄也弟匡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
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蜀鑑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蜀檣杌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

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
 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
 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
 書令宗佶侍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
 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
 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
 騫判官李綱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
 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
 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為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為儲貳
 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
 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章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
 撲殺之騫鋼並賜死

下事唐龔為樞密使
 稽神錄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
 其所蓄貓戲水於簷溜下道龔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
 足及簷倏爾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北夢瑣言唐峰
 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
 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
 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為賊
 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

其二子道龔官皆至節將三人鄭騫為御史中丞張格
 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五代史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為梁祖所忌
 潛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王建僭號以格
 為宰相格所生母當濬之遇害潛匿于民間落髮為尼
 流浪于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
 福大為及建卒蜀人以格為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
 罪出為茂州刺史偽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
 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偽位後數年復用為宰相同光未
 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園愛其才奏為三司副
 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王錯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
 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尹九國志周博雅穎州人唐光啟中為龍州司倉參軍
 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
 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士疆者恣為吞噬以
 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
 臨事能斷僕昨至龍州已為明公籌之矣自公主上蒙塵
 明公親鞞乘龍匍匐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
 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

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
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闖地奧民豪楊
行遷為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
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中地以增卒伍此
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
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
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
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固粟支數歲取之可以
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
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
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與建同討敬瑄割之
詔褒獎乃授章昭度西川節度使建壁臨池與王師戮力
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
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
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當折節為軍民
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章公歸闕而表自陳急
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
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
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

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為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
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
追改之玉溪編事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
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
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
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
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詩周極奇之召
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琴妙書畫翼日薦攝府司
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
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
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
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
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壁姿暮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
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
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娘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
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
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
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

之勢賤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宰其奏賤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辨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偶藁示長樂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氏見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王氏見聞錄馮涓涓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介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治於偽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繪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捐出院欲搗殺之畧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為之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歛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則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

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偽蜀開國終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北夢瑣不肯居宰輔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閣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哈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事以錦繡萬花谷後集外史檣杪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須髯之職注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云崔豹古今注羊名鬚鬚主簿

也北夢瑣言張相國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

云崔豹古今注羊名鬚鬚主簿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北夢瑣言張相國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

國處分七答之其僧解率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
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
未知罪名相國驚駭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
堂前喚與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
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
不少是以答之相國不覺失笑
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
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
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
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
五代史補王建之僭號也
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
時主內外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
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
論者多之北夢瑣言周章與太尉昭度之子也
儒昏鈍率由婢媪仕偽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
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鼠與曰死鼠門前
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王氏駙馬都尉性識
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導爵里於闖闖

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二三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
嗟歎之又杜何博士相國駙馬棕之子仕蜀至五轉
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耻其官卑詣執政
陳啟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
德之前柳璋莊今日通班籍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
銳也常執政愍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
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
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氏見聞錄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為黃
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戎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
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廩夫姜老耆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
入廩見其小過必答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
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
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
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
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
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
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
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
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捷父

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避暑錄話唐御膳以
 紅綾餅餽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
 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餽
 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
 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會
 喫紅綾餅餽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餽為上品
 以紅羅裏其外公厨大燕設為第一餅餽而武成元年正月祀
 天南郊大赦改元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
 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
 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瞻命俯狗樂推宗廟
 告虔孝思既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成享國之符允
 叶奉天之道羣祀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
 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
 刑繼丕圖於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
 蕩之恩用致治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
 寇以纏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邱墟生人
 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有土遂至蠻夷瀝欵士庶傾
 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

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益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
 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昊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
 既奠鴻名布澤行春式均和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
 八年為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
 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
 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
 人捏窠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
 持仗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渝濫身名冒授官爵因圖
 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賊無賊不在赦限在
 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蠱事不涉邪
 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便與矜復授官州縣典吏及
 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
 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
 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攬朕自援旗誓眾仗鉞
 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
 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
 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昨即
 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
 使以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雖
 登黎元未泰每于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

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緣同切於乂安且
共資其贍給自去年八月以後十月以前繼有指揮并
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
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
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
官中錢物或係累填賠官中收沒屋舍莊田除已有指
揮及有人經營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
見在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原額輸納本戶稅賦
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
入仕縣凡少朕昨纔登寶位更布優恩或有謬結前銜妄稱
石切在精研選士摭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托但會
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圓備考課
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
並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踰濫尤多附勢力
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
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方可
治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

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
方允奏陳之命如間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
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辭華出格或
隱山林之迹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
材敘用自唐室傾淪梁園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
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
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
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
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
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勛業並當續有處分
朕頃事唐臣常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鐘鼎
之勲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
國之忱其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念及此痛
憤良深應自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著忠孝者並
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錄用又在閩州起
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遭疾以淪亡或當
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為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
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
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歿又自朕

剖符之始分闔以來副子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
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惟思於盡瘁
則有故武信節度使張琳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濬故茂
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
眉州刺史張全真故漢州刺史王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
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
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
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答充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
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敬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
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
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元貺朕爰自統臨
八國同心諸蕃部落首領以下宜差使臣各賜詔敕分
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蕃客等各賜物續有
敕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惟効答於
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保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
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
明黜陟若清廉可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
用並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
斛斗並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
耗刺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

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
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見
禁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
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
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寬
濫便具奏聞必當外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每先
養老化民之本猶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
節衰老者宜加矜卹孤孀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
年八十以上賜米二石九十以上賜米三石百歲以上
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
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
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為先
民之威儀禮樂為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
監宜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
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
制敕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
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
爭臣匪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
今以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
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

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侯續敕處分
應飛龍閑殿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
掌扇黃鐘典鼓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
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內
有未該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啟請施行開國之
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
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
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悛
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
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
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以王宗佶
准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賜敕故牒

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
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
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
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

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于建宗佶尤易
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
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耶宗佶求大
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
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
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
懿爲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蜀檮杌武成二年
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
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
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
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
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

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
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
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
臣終不能奉跪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左補闕張道古
死之日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
墓至蜀宗懿為太子所尊號謝允上尊號丹懇上尊號
奉恩制俞允宰臣等謝伏惟皇帝陛下元鳥誕商赤
符與漢救焚拯溺神資命世之才日角月亢天啟乘時
膺寶運由是而崇睿德功蓋前朝總成湯而廓洪基祇
師用鉞笑創魏開隋之左海寡凌孤振衣而康濟九圍
凝旒而光臨大寶承耀魄中黃之祚執招拒西白之符
握金鏡而照寰瀛人神交泰撫璇璣而觀海島億兆樂
推故得御端門而嘉氣橫軒登園丘而神氣輕飛烟籠
廟而元雲四卷月瑩中宵膺鴻冊而白氣絳符踴象
砌麟呈沼吐龍躍江壩草樹含文雲霞綵金符踴象
表右塞南荒列奇貨於明廷貢神駒於天廡寶香來於

絕域美玉薦於殊封漢孝武之四隅請頒正朔唐高宗
之諸國願混車書將復禹封更開堯土百揆時敘六樂
克和信及豚魚思加動植囚繫成蠲豐鉞之威蕩黨
牢之星地絕成牛之氣俘囚繫成蠲豐鉞之威蕩黨
臨誅特賢乎絃冕達誠心於天地罄恭恪於郊禋感無
明致仁賢乎絃冕達誠心於天地罄恭恪於郊禋感無
不致動叶喜應不街奢靡不御華嚴舉惟典禮豐財
懣之惑不尚馳騁徇政漁靜必肅無沉湎之遊無
和衆禁暴安人馳騁徇政漁靜必肅無沉湎之遊無
萬皆蒙輪拔距之豪駮以正武威大蒐以龍孫之駿
忠孝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微功必錄專經雅子激之
高科靖節幽人縻之以好爵賞勤敦本務穡勸農歲
栖畝之糧時豐廩實野有樂星芒武稼國富家肥四隅
烽燧之勞百姓有歌謠之樂星芒武稼國富家肥四隅
洗嶽秀儒臣業贍而儒風穆雖仲謀之興江表元德
之有坤維較美籌功曾何彷彿今則關河克靜鞞壽政
誼鄰封之玉帛交馳近境之外瀝懇華夷同歡富壽
雍熙文武陳誠願增徽懿中外瀝懇華夷同歡富壽
月之光俯降俞允之詔戴圓履矩率土普天觀盛禮而
有期仰高穹而增抃臣與道眾等不任踴躍歡呼激切

至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
通考蜀王建武二年廣都嘉禾合穗
軍進嘉禾表臣某伏觀天貞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百
姓王友田上嘉禾合穗圖者聖德遐通祥符疊至文武
瞻觀中外歡呼臣某謹按瑞圖云嘉禾者美瑞也稔歲
精王者德至於土則二苗同秀昔者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成王問周公曰二禾一穗意天下和乎王命唐叔
作嘉禾篇由是九土會同八紘歸化旅葵西貢越雉南
來三十世之鴻基七百年之大業輝前映古逾夏掩商
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下紹軒皇之聖緒承周帝
之洪源應歷數以配天總華夷而類帝惟恭惟儉絕嗜
音酣酒之娛乃聖乃神有明目達聰之美宏武德而先
懲不軌電掃奸妖播文風而無炎潦德通乎地見共秀
黎獻軫憫耕農歲致豐穰田無災潦德通乎地見共秀
於三苗應達乎天果異畝而同穎契聖祖興周之瑞表
吾君拓土之微昔則和天地為一今則包萬方為先
統況屬王師薄伐誓眾弔民雄稜已懾於彼方禎異先
呈於近境佇觀拔剋永蕩氛霾開九天之光顯符
周卜合四海生靈之望同比唐禾臣竊仰瑞圖賡歌聖

感願異採詩之錄思陪唐叔之篇謹
課頌聖德嘉禾合穗詩一首陳進
三年八月有龍五

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
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

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
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
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佶憾之論庖人置藥而
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箋檄皆屬
之贈諫議大夫制對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
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特喬姬生宗
傑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
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
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
論令出而不肯去言辭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三年六
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
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於人上爰念蒸
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
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
樂於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

事韋莊卒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
 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與元節
 度使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與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
 倉卒而行乃為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
 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
 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
 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
 穀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
 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
 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
 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
 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
 卒有浣花 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 蜀檣杌十
 集二十卷 錢譜永平元年寶前偽蜀王建 岐王李茂貞
 改元永平 錢譜永平元年寶前偽蜀王建 岐王李茂貞
 鑄又通政元寶又天漢元寶又光天元寶 錄馮
 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
 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弓甲衰農
 桑輕德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

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
 國也勢不兩立倘一處為雄率天下之眾一舉西來縱
 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鑊劍門今秦庭
 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
 稍稍以麻布茗草結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
 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
 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 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
 室家俟更攻之一舉而獲可也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 九國志
 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
 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 州遷青衣刺史建伐梓潼
 為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昌矢石以掖
 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
 皆服其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
 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避成都尹崔隱
 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
 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僂俛
 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
 通王永平初建與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宗裕饋輓貢

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為武德軍以
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乘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
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
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
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城中
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
寘其舍中復投以溲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
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築池沼樹花木攜
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
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凌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
亦笑遽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名畫錄偽通王宗裕
性多猜忌惑於地寢疾不數日卒名畫錄偽通王宗裕
頗不熟視審觀可乎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
須而退翌日相貌姿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
也玉局化寫王蜀先主為使相日真容後移在龍興觀
天寶院壽昌殿上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
張居士真寶歷寺請塔天王寧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
蜀寺都官土地並重允筆見存

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

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

蜀鑑蜀永平元年岐

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梁己僭號唐己亡矣今係蜀岐
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
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是王宗綰
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
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
州遂為敵境矣吾必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
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
明日又戰於鳥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青泥嶺在沔
州長舉縣西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
齊梁州記范栢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
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曲未詳鳥口鳥泉讓水
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鳥口鳥泉讓水
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九
國志王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
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
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
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
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

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
 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鐵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
 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
 南直抵與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鐵與宗播襲之
 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行襲偽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又王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
 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為裨校宗權為梁
 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荆州聞郭禹在歸州頗
 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
 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荆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眾屯
 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
 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
 輕行能罄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
 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
 荆帥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
 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百人由均
 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
 宗播以十擢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
 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

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
 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己為其妻所
 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為常司空罵郭
 尚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為之所
 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
 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為他人所魚肉也遂自
 劉死禹聞之大驚駭為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
 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泝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
 為許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為萬州刺史宗播不
 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
 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奔成
 夜遁遲明其眾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
 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縣州刺史建
 討王萬宏以宗播為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
 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
 圍西縣宗播為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
 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磴擊之岐軍大敗遷武
 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為三招討
 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穎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

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加尊號曰英武睿聖

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光孝皇帝蜀檣杪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

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識文李祐西王逢吉昌

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

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

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

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

我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書

使歐陽柔治令我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蜀檣杪二年正月贈張魯

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

坐賜茶藥綵緞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

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鵲閒行氣貌

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

俸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嶽集

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

璞於田令我之故第以為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

永昌貫休堯銘舜頌堯銘曰金冊昭昭列聖孤標仲

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炎堦莢

不凋永孚于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秉陽亭

毒不遑暇食土階苔綠茅茨雲滴君既天賦相亦天錫

德翰金鏡以聖繼聖漢高將將太宗兵柄吾王則之日

出金州人全宗朝為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
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竿索
令曰麥秀兩岐伶人相顧愕然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
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
主人耻而復惡杖其樂將停蓋移時遂巡蓋在手又曰
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
大朝音律乎金人大以為耻次至漢中伶人已知金州
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
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
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
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
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泊封至蜀置設弄三
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
兒繼縷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
一詞慙恨而返及復命歷梁漢安等道不敢更言兩
岐字蜀**推建為兄**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
人嗤之蜀**推建為兄**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
必有神器是膺皇圖况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與隆之數
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

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
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
之契權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間
謀以至於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
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拯四方之積患受
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
分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
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
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
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
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
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
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
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洋書題具悉事機
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
頃筮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別
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撥馬一匹金玉開裝四垂鞍
轡一副紫叱撥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驄馬一匹
金鍍開裝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開裝鞍轡一副白驄
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開裝鞍轡一副白驄

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曰右件鞍馬及腰帶甲胄大梁皇帝降使賜玳瑁金稜梳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玳瑁金稜梳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幹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彩色抱青瓮之響上藥非易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其印文曰大梁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祇受

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一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邡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為符識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蜀檣杭二年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印山章宏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為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締構觀宇洎元膺為人猥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創天尊殿

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為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建

誠太子文吾提三尺劍化家為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
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
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貴不知創業
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識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
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
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狗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
讒構絕畋游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
民臣吾蚤暮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蜀檇杪光庭字賓
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
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
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為
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為之旨清異錄左宮枕青
王為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
遊仙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
主與皇明帳為幟宮二寶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
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
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
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眾道聽塗說一時
乏俊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
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
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
僖宗召而問之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
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
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
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唐龔
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謔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龔樞
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龔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
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
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
來峭與文錫教之耳九國志王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
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宸軍
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

招討制置使宗翰好畜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沃饒宗翰殺史氏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辨通政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為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為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藩溷明日元膺白建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急數日卒

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

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將

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死通鑑考異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披甲索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

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蜀檣

朮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官甲以

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為太子瑤字伯玉長

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

皆文身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

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

而祠之時人謂為張惡子甚神其靈偽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嘗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巫為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人乃知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建乃立其幼子鄭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建初以唐朝之命王宗衍為太子五國故事偽蜀先主建初以唐朝之命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為後主號長子元膺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衍是為後主又建立行爲嗣鑄銅鐘於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為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京將來之慶才及八日其鐘墮地龍首摧落建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知不憚衍果八年而亡

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

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鉅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

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九國志王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辨好琴棋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州節度使以所部鎮遏江原縣嘗于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鑑屢命工人瑩之了無所覩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非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以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畧地三峽建以宗壽為忠州節度使兼行營大敗荆人季昌奔歸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為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鬻獄宗壽捕鞫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為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閑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為長夜飲宗

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為念少近杯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恠也乃大為諧謔而罷後起為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况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入謁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歛縞素徒步親自營護偕葬於三趙村間者義之明年授淄川刺史卒玉谿編事又前蜀嘉王頃為親王鎮使理解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不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擘破肚內鏡于肚中足不着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流徼世刑元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

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遠出金火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八月殺黔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略界上建造夔王宗範擊

敗之于大渡河九國志王宗範本姓章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為九夫人宗範年十歲昌

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為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

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為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岷關至潘倉大破蠻眾

斬其首領趙嗟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籤為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籤請復姓為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

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為雍州行軍司馬卒北夢瑣言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
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纜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
抵府城居人有局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
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
懦弱如此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自書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兵百倍其勇也欲吞之俘
之賜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
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
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
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
都押衙且俟可或元戎慰撫大將問稍致乖方即教
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
要姑息蠻蠶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
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崃之南不立一
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
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
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
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

五不男言卷之三十一

天梵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壤欲假
途而還為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
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麟見昌州蜀檣杌四
外國來廷者安知其非奸細乎
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為崇賢府凡文學道
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
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僧誘之
藏于民家與僧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
使潘炕卒炕字疑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
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
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為新聲及工小詞建
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
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斯之弟峭謂曰綠珠之
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
於心耶人皆五年起壽昌殿于龍興宮畫建像于壁又
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
儔等攻岐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

儔等攻岐

王氏見聞錄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

五不男言卷之三十一

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
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
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
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
討使王宗儁宗儁至則徐入一被胡僧提而出視之衣裾
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
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
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
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
藝之宗儁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取玉堂
閒話王蜀將王宗儁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
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
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
時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
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
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柏之上如是之報
甚頻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
感應今乞蠲兵事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
儁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間達理於
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

五才異言卷之三十一 有卷廿一

太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
差虞侯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洒掃焚修比欲矯
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
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鏑宗儁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取
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

是以其族來蜀檣杪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
祠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沈通正元年遣王宗

江而死化為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通正元年遣王宗
縮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蜀檣杪通正

圍鳳翔王宗縮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
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奔隴州奔于

隴安縣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
州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及城池歸降收復隴州者
睿算遐宣元勳劾節纜申薄伐已復雄城伏惟陛下聖
邁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機于掌內動有成孤敦好之儀
穀中舉無遺策自岐郊負義關外隳盟深孤敦好之儀

五才異言卷之三十一 前蜀蒙 四四

遠絕睦隣之分擁豺狼之一旅恃疆土於三州巢折葦
 以偷安坐積薪而稱固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所以義士
 肝衡謀臣扼腕皆期殄掃遂舉戈矛六軍奮躍以爭先
 八校喑鳴而致勇蹴土佇摧於吳岳飲馬將竭於渭流
 桑簡以智合變通心復一方之戶口無損秋毫便迴毫
 里之山河不施寸刃復一中之路絕退且無歸顧灞
 社之鋒自收商受之衆想回醜卽見梟擒看通於八水
 上之讐深竄將奚適料其充醜卽見梟擒看通於八水
 三山永絕於九州四海俱頌舜歷盡入八月起文思殿
 禹封臣獲奉昌期累觀大捷無任云云

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

錫為文思殿大學士 王錯請興文教奏記伏以義王演
 有虞濬哲乃正璇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
 遠垂裕無窮迨乎六國諸侯力攻秦滅墳典以愚黔首
 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
 關惟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
 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填溢
 於未央玉版金繩充牣于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

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
 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於世或
 紆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
 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
 兵革既息寰海又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
 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
 分乃寐不以史官為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
 明達過人孝章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于白虎殿
 會集羣儒推衍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
 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觀白日設華鏡而入閭
 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
 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
 尤好篇詠動為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通古今貫穿
 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
 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機之暇未
 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
 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善隸書每誠
 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
 文會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

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
武之略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為皴裂諸子悉有文藝
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東閣聚書十
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備儻雄傑過人窮究
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
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
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後所得裁至
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宏分
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
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區宇刻革暴隋六合宅
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區宇太宗神睿聖文天資
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
英武嘗在藩邸令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
人為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集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
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
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譙於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
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為集賢殿學士自
是圖籍不獨祕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
御書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曰丙為
子四曰丁為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

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
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
牙籤以為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
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祕書之職
幸冀垂覽焉
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

年元曰天漢國號漢蜀檇杭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

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

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行宏農郡王晉暉

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

聞人呼墓中鬼曰穎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

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

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

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
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
成先生杜光庭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及降無敵王劉知
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瑣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
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於

蜀冊府元龜劉知俊自岐奔蜀建厚禮之任為上將
令擊茂貞復收興鳳二州茂貞登陴自守知俊修兵攻
其屬郡茂貞之秦隴階涇皆陷于蜀王見錄竹
繇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
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
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
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
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內秦民之口腹飫焉有童謡
曰獠獠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
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叛梁入秦家
於天水繩一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謡曰黑牛無
繫絆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
字櫻繩者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先主不為子孫之患乎於
為名櫻繩者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先主不為子孫之患乎於
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
在日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
議者方知獠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
於蜀江之應杜光庭賀誅劉知俊表臣某伏觀冊制
劉知俊以兇橫暴常已誅戮訖者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誠抃誠快頓首頓首伏惟劉

知俊性惟兇狡器本凡庸有狼貪苟且之心無報德懷
恩之志頃因危迫歸我天朝顯敷雨露之恩特付專征之
任而咆哮自恣殘忍為懷屠害黎元罔遵刑憲墮大國
撫柔之旨孤聖朝弔伐之仁既負鴻慈難逃顯戮伏惟
陛下恩隆天地冠堯湯體至道以好生布春和而煦
物夷蠻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星辰未通阻四方之
而化今則雷霆震令斧鉞興誅使普天率土之人荷去
惡除兇之德克昌祚歷永福生靈臣某獲覩宸威無任
歡躍之至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
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飛蜀檣杪天漢元年正月封張

張儀為昌化王五月祀黃帝於南郊翌日祀地祇於方
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月十一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
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
四月有狐嘯於寢室鶴鳴於帳中鷄鵠集于摩訶池
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
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

兢業懼不負荷幸託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
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
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
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為
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優與
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
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
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
高祖葬永陵五國故事建在偽位十有二年急於督
責雖倉庫充積而聚斂不已未年苦於痢疾痛楚尤劇
但坐錦囊而已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
前詬我曰重賦厚斂以致我傷而之死今已得訴於帝
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北
夢瑣言扶風馬處謙病警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
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
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
陶仙觀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
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
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
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

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勛八兩果七十二而
崩四勛八兩即七十二年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七
十二而殞又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
開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錄
異記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
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
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
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而過而己問其齒則
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氏都郫之甲子矣忽一日
出耳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
南望嘉州曰犍為之地何其炎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
使至嘉州市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人泣留不住問
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壁間見題處曰黃黃即其年天
猪足動即炎不可撲驚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
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
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為煨燼矣乃知太
歲乙亥是為青猪焚蕪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
建殂方知寅為鷲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
鷲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羣居解頤偽蜀王先主
晏駕前來大禿鷲鳥遊於摩訶池上顧負時為上臣直

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詩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
 徵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佛
 畫錄高道興者成都人也工雜畫觸類皆長尤善佛像
 高僧光化年昭宗敕許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興趙德
 齊同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旗禮服待詔賜紫金魚袋
 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
 及先主殂逝再命道興與德齊畫陵廟鬼神人馬兵甲
 公主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今大聖慈寺中兩廊下
 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丈六天花瑞像並見存
 又德齊者溫奇子也乾寧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嚴
 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
 請德齊於正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院門舊有
 盧楞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獲在
 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興
 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及朝真殿上
 皇姑帝戚后妃嬪御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
 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齊與道興
 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大
 聖慈寺竹溪院釋伽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文殊普賢皆
 帝釋及羅漢崇真禪院帝釋梵王及羅漢文殊普賢皆

德齊筆見存議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
 業榮耀何多蜀鑑胡氏曰古人居蜀所以廣取士之路者
 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
 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
 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
 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
 宜所就之狹劣也又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敘華陽
 國志也其言曰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
 四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
 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
 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蜀先主彭州一軍士而致
 堂胡氏拳拳子而進之也如王蜀先主彭州一軍士而致
 汲公之言真可惜也又論曰王蜀先主彭州一軍士而致
 敬瑄田令孜斗筲竊位之時遂假王命以盜賊之質乘陳
 顧彥暉獨攬其鋒以死拒之然晨蓋敬瑄之黨而彥暉
 亦欲為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蹀血數
 年乃己其禍也亦慘矣二州之亂尸而視之不亦異乎
 命之徒攘袂誓衆於荏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
 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

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
 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為之耶
 遂乃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
 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闔猜忌自壁遷
 利遂舉兵據閬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
 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
 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
 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
 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為
 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為之
 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
 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
 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子嘗始終考究建之
 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為鼎足之勢
 此予所以不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
 深罪之也

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
 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

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
 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
 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
 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
 宗名衍五代史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
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子衍
年蜀主建殂子衍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衍字化源建平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幽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

母寵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

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

浮豔之詞歐陽炯花間集序鏤玉雕瓊擬化功而迴巧
裁花翦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

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
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隄之句樂府相
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
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
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
之倡風何止言之不交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士
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等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
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
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
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
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
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
乃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翼之歡南國嬋
娟休唱蓮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兒類已信王宗傑于
舟之引

諸子最材賢欲于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
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

北夢瑣言僞王蜀時巫山高唐

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
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病不以財物介
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輅
亦有戲術曾翦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獺而
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却歸
黃矣有揚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
穢不果傳俄得家計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
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爲巫
山民妻有男傳授秘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
不久却殞也耆城縣舊有馬和尚晏坐三十五年道德
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又諷宰相張格贊
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

冊府元龜王衍建之幼子嗣僞位改元乾

德又衍襲父建僞位封建子宗壽爲嘉王宗弼爲六軍
使又有宗勳宗儼宗昱不書王爵蜀檮杌衍字化源
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
建以淮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
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
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

之託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蜀檇杙乾德二年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日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園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殷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人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

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

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

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北夢瑣言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

麗文殿大學士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殷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

線無一條長潘在迎九國志潘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時人隲之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

任俠不修細行交接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

使唐展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旣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也爲營護之獲免衍荒於

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官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給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

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

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

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并韜密餽金於
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令在迎以
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
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辰安社
稷功當合乘旄鉞今逮事霸主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
末卒於成都年五十五在迎以財發迹至於權門要地
悉啗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深畏其冷語耳 事文
類聚別集外史構杌孟蜀時潘在迎以財結權要或戒
之乃曰非是求援不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 蜀檮杌咸
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
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
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為臣子
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
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
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
命鑾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
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
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
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

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饕之
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煙霄殊非審諤與
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爭頰舌之能心口傾危
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
寬私第不顧宣騰於眾口惟思自任於忿懷有歐陽晃
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
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為君王之元舅
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
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無
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
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
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日在
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為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為
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
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
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
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拓不起宣華苑
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
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

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
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
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
共以慢言諛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
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
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
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
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
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
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

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

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歸田錄太祖建隆

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
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
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
士而歎宰相寡聞也錢譜乾德通寶前僞蜀王衍鑄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

帝五代史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
年十二月改明年爲成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

遊于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
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

其髻鬢然又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
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

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佞臣潘
在迎等並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

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蜀檮杌咸康元年九月衍與
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

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
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金華宮丹景
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
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
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閒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
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去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
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
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
使不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
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
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
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翊聖太妃兄延瓊弟
即位冊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妃徐氏姊妹亦
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
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鄭藝武
德軍節度使趙公徐延瓊碑臣嘗讀唐書竊觀太宗每
以為將致治平必先仁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
言足徵遠古豈不以化馴易服威束難齊哉然農戰交
修德刑共舉將亂也其政必苛將弊也其風必佻欲圖

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害眾莫若任賢視今可
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汴賊弒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
其歸漢同聲皆傲於吠堯上下相蒙酣為醉國寰區之
內億兆無依競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眾欲
遂啟不圖戡禍亂而俟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為蜀之
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
合肇修人紀於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
之奧步驟於羲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
善盡美之如是也遂使蠻夷向化吳越輸珍麟鳳效祥
草木呈瑞矧復英賢問出俊乂羅生上獨以為未也方
且思聖父勤求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
謀黜陟不濫鑿乾締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鎔必有
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元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
卿洎庶尹庶史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月武德軍將
校吏民緇黃耆艾等列狀詣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
瓊德政上聞願勒碑紀且以借留為請上憂勤庶政以
百姓為心凝旒稱嘆者久之謂翰士藝曰朕司牧元元
將開壽域使國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
久于官古之道也况眾欲之乎朕既俞其請矣卿為我
撫其懿實播無窮之聞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叙曰

臣聞龍飛九五山川效雲將之靈鵬擊三千風水幸波
 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乃神永賴
 八元之佐內則臯夔協贊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師
 律具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丕顯
 帝圖顧茲天歷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
 伸宏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
 蒲輪至而清風自激猗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
 人為盛也其或家聯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諫損之風靡
 見驕矜之色功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
 徐公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延瓊字敬明東海郟人
 卽國之元舅也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為峯頂用作雄
 鏘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身價
 齊一鳳之羽儀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
 葩虎節師壇共觀畫錦徒思徧舉抑亦倦譚公王父唐
 京兆武功縣令追贈尚書左僕射太師高平王政績頻
 彰勲華早振自激封侯之志夙垂濟世之名並西晉殊
 功榮聯邸第南朝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於承家致
 用皆光其佐命朱輪華冕豈獨惟思甲令門風實先種
 德是賢奕葉孰與提衡歷佐昌期宜鍾異氣公中邱會
 秀大爽柄靈幼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

經文緯武之才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之侯夾
 在毫釐陰符必勝之機制于掌握瑀戈寶鼎門崇八命
 之榮玉帳金壇神授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大國業嗣良
 弓輕鎮北之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睠兩踐渙符
 可傳汝水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睠兩踐渙符
 四封無刁斗之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
 金掌領孤兒每警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
 纔復六飛將分雙節上以郵城奧壤潼水名區粵自艱
 難久罹瘡痍獄市無寄杆軸皆空羣盜猖狂幸寇恂之
 去日遺黎憔悴望郭及之來時不有改張何其俾爰爰
 求賢帥式整雄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攬轡遣征下
 車畢理彈壓豪鷲封植疲癯窮本等源提綱振領害於
 人者雖大必去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
 之要也不可以峻其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戢其戰
 謹其律度食者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
 之器也不可以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
 以翼衛朝廷下可以儀型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
 以管內數多亡命姑務偷生久聚萑澤常為虺蜴狡穴
 皆依於窮谷妖巢各恃于幽林化之不俊來而復叛郡
 邑虞其蹂躪路岐苦於歛歎公密運良謀周旋峭格盡

投私畧皆挾禍胎益其戎兵誠其疆吏商旅無滯貢奉
罔艱王尊申京兆之威龔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
析咸歸動有常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贍軍需月未
及其授衣士已忻於挾纊賑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犬
不驚宵魚自放哀矜庶獄慎郵惟刑緒衣甚服其神明
丹筆立分其情偽絕加等之聚歛革無名之征徭平衡
不謬於錙銖嘉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
踪思棗祇闢地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
頗豐夢果應於牧人利可資於寡婦貢賦加倍獻賦相
望又歲別進軍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
官帑委輸檢吏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
天錢而已靡星文認寶氣而已看雄劍缺文來奏課最
連聞薤本可留是表富人之術芋區難並咸知濟物之
方公以鳴社嘉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
祧於降誕之期自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
公府未完軍衛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
梁門羅虎戟層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廈翬飛益動
旌旗之色路當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
往來而宿餉每傾公帑用飫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感
紫芝三秀黃犢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

異果符登麥之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含和吐氣樂固
難名大矣哉公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
爵賞既行中外同喜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通前五千戶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温如珪璧郁
若椒蘭智合韜鈴言無鉤距運籌決勝荀攸可比於良
平仗鉞被威謝艾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資忠允
武允文多材多藝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
泉盤稍則惟聞折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
醪延賓比鮪帳下之犀渠貝冑咸感吮癰樓中之螭首
蛾眉寧矜笑嬖閨門密行簪組美譚里巷相觀風雲動
色宸衷夙注寵詔已行致闔境之允諧固本朝之是衛
况家豐懿威治陟殊充心替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
重寄鍾柱石於東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珉麗德
瑩檢圖功懋績著擁旄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叫
闈而願借耿純詎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
彩筆不寫照以傳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
敢述殊勲曾無少女之詞預却中郎之鑒所冀陵遷谷
變尚窺沉水之文地久天長永觀生金之字謹為銘曰
金行啟運鼎業鑿乾麟銜瑞紀鳳舞昌年層潤浩注國
祚遐延光凝寶匣福藹祥編上詰繼文皇圖增煥得一

踐羲登三轅漢懿綱牢籠大鑑貞觀宗社還資微明接
旦太虛寥廓中有元精麗物為瑞麗人為英英徐公
為毗而生脂膏不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
立奇功繼膺寵數帝念徐公聿齊其務迺騰梓潼并有
饒賦公至若何時雨霧靈枯苗擢穎涸輒騰波推奸禁
暴割弊止訛襁負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為天
臥鼓勸農免胄服田耒耜接肘篋笠摩肩閭閻風靡稼
穡雲連眾害既去織惡皆除頌宣化獄慎恤刑書徽纒
自朽囹圄常虛輕徭薄斂政協蒲盧老安少懷遠至邇
肅風雨時若家給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
貢輸相屬神明之正誰為之師公之具美福祿攸宜位
隆鳳沼恩注龍墀梓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
馨烈楊子神疲江生思絕涪水東注銅山西揭帶礪無
期永旌賢哲清異錄蜀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
下設四卧軸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
飛謂之流星輦又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澄天見
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謔名錄軟餅中丞蜀韋嘏
也清異錄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
薔薇水蘇合油為江池芩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
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

清異錄卷之三 前集

曰靈芳國或云平蜀得之者 鑑誠錄帝或晝作鬼神
夜為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
五國故事衍即偽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常以繪綵
數萬段結為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
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以
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輝於其間衍憑綵樓以
視之謂之當畫厨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官中衍
乘醉夜下綵山即泛小龍舟于渠中使官人乘短畫船
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
渠上及抵官中復酣宴至曉綵樓上遇風雨霜雪所損
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好戴女裁帽蓋欲混已而人以為
泥首包羞之兆耳蜀擣杵乾德四年三月禁百姓不
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飲于酒樓索筆題
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
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
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人官潘昭與
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
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又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
製狹小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
朝永陵自為尖巾民遂皆效之

清異錄卷之三 前集

皆衣道服蓮花冠髮髻為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腦帽狹小銳首即墜又衍朝承陵自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髮髻為樂因夾臉連額渥以朱粉號曰醉粧此與梁冀孫壽事頗相類後衍又同母同禱青城山官人畢從皆衣雲霞畫衣二年冬北巡至衍自製甘州詞令官人歌之聞者悽愴

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蜀檣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鏊判六軍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如餞於昇仙橋以官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官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勤而卒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

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為長夜之飲嬪御雜坐鳥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官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水浸宣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孫之謀暨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乾德四年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後蜀辛寅遜修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為早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

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
蛇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
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
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
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
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
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
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
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
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
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
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
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
禳之詔於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
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
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於黎州雲
唐安人立朝審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
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
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
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碧雞漫志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
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
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王衍策制科文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
之體陳天人精禋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
之重識為君之難思得奇才以凝庶績因舉故事以紹
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
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
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
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
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
其左右又于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

之北夢瑣言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
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
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兆也青箱雜記衍造上清宮成
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
闐咽謂之歸唐魂後國亡歸唐至秦州驛遇害名畫
錄杜觀龜者其先本秦人避祿山之亂遂居蜀焉觀龜

少能博學涉獵經史專師常粲寫真雜畫而妙於佛像
羅漢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將與元節度使唐道
襲私第為上清宮塑王子晉為遠祖於上清祖殿命觀
龜寫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會五獵
差太尉公卿薦獻宮內殿堂行事齋官職掌並依太清
宮故事又命觀龜寫先主太妃太后真於青城山金華
宮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今嚴君平觀杜天師光庭
真大聖慈寺華嚴閣東廊不佑聖國師光業真並觀龜
筆見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
存
玉溪編事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邦
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
其舌上只有一鬍髯中有一古錢有二繩振然飛去片
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
氏年二十五而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
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
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郎是歲
偽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郎即王承檢小字也
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

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

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

物富盛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者眾號趙大餅累

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厨者十五餘

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裳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

王侯之家不得相傲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

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眾賓內

獻一枚裁剖用之皆以此得大餅之號而衍驕淫歸乃

分莫知擗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而衍驕淫歸乃

獻策伐蜀五代史時中國多故衍得自安唐莊宗平
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
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
冲駭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為六軍使總外
任宋光嗣者為樞密使總內任洎嚴至蜀先嗣等曲宴
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嚴傳光嗣等聞
嚴辯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驕童耳宗

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恤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奢其舊勲故老棄而不任蠻蠻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志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為謀後將焉救請于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松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硤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圍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王氏見聞錄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環甲矣殊不知此為觀基甲申歲為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聖觀左徒葺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晞與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蜀檣杪六年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起免落草乎儒林公議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蕩無節庭為山樓以綵為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為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芟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籥引於地

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為二舟輓轡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拔蓮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迴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幾滅王氏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於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又同光二年七月遣戶部侍郎歐陽彬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皇帝書詞旨驕怠三年八月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迴蜀檣杪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終日伏其機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我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遊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為閹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為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玠上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

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明年唐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者魏王繼岌伐蜀檄捨過論功王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元宗時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貫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遂比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資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縮紅旗碧幢之蓋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橫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反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絕却爲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奮殘妖闖豎擅權勳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元讖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

繩正唯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撫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蠱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蜀城將校誅僞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眾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竊所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僞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葉之不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騷擾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

替移闔境生靈一無騷擾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

計變通速 是歲衍改元曰咸康 冊府元龜六年十二月

謀歸向 咸康通寶前偽蜀主王衍鑄 泉志李孝美曰永平通

正天漢光天乾德錢並徑七分重五銖余按並重三銖

獨咸康錢重 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

三銖三索 陽平山漢州之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

羣臣切諫衍不聽 杜光庭請駕不巡幸軍前表臣某伏

巡方禮經垂典誅兇伐叛有國通儀蓋欲迴廣照於一

方輯五瑞於羣后翦其暴亂慰彼蒸黎况蠢爾邠岐久

迷大順匪朝伊夕即觀殄平不足親駕戎車遠臨狡

穴喁喁衆懇僉用驚疑伏惟陛下逾舜文明超周神武

稟秋霜之令敷春育之恩委以至公推其大信覆載之

內風偃化行而隴渭之鄉岍岐之俗甘寒谷之氣自棄

陽和息惡木之陰顯孤臨照恃蟻封而稱固巢鶯幙以

偷安今則上將專征雄師薄伐遠憑宸算必剗根芟竊

惟漢曲褒川方當寒沍霜雪嶮峻豈易躋登况射鮒穿

蠅詎用千軍之弩孤城荒堞寧銷萬乘之威伏乞聖慈

俯徇羣心特寢成命佇觀剋捷永統華夷于冒宸嚴無

任戰越兢懼迫切屏營之至第二上表臣某伏觀宣旨

駕幸北路軍前皇太子宰臣百官等上表陳請未賜俞

允者省方風俗雖經典之舊儀慰撫師徒乃君父之慈

照但以道途險阻水陸嚴凝遐邇羣心實切憂灼伏惟

皇帝陛下體堯慈惠逾舜欽明欲令寰海之人盡沐雍

熙之化憬茲汧隴密邇封隅久負歡盟深孤恩信識變

通者已束身効順迷向背者猶掩耳偷安致一境之生

靈銜積年之怨抑徇吠堯而有日思慕舜以無由所以

授姜鉞以整師築韓壇而誓衆風馳號令雨驟雄豪上

將等威震雷霆心堅鐵石指期刻日必就削平豈勞親

駕翠輿躬麾白羽六龍八馬驅馳嶮嶮之中萬騎千官

迢遞層峰之外方零霜雪漸逼寒伏乞聖慈俯聆億

兆之情特駐省方之命上為宗社下慰華夷不任待責

更開土宇臣叨深睿獎倍慊明誠塵浼宸嚴不任待責

望恩迫切禱祈之至王氏見聞錄蜀後主王衍宦官

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

久而專房承休以多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

與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

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

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陞
 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
 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
 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折衙庭發丁夫採取
 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
 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強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
 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遞申送韓昭昭又
 密呈少主少主觀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
 曰朕聞前王巡狩親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
 俟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
 雖歸土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
 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
 以致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
 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
 周有誠慎之鞞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要納
 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籙
 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見犯顏而直諫先皇帝
 許昌發跡閭苑起身歷艱辛下草昧之中受危險于虎
 爭之際胼胝胼胝甲寢寤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

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
 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
 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
 四海幅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
 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
 以禮樂而自防循大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
 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扁似太宗之臨御賢
 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
 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遠圖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
 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
 親政事勿恣閒游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
 天水地遠峻惡難行嶮棧欵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
 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
 咫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
 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
 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峻
 嶺月月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麥積
 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
 穆圍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
 千羣霧擁萬眾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小止

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為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
 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
 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恬且必見傷苗損
 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
 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
 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
 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
 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翔久為
 遙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搆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
 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
 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
 若去則相似秦趙爭疆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便同魯衛
 不睦戰伐等與酌彼去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
 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
 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
 跋涉山川驅馳人馬秦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綵將
 沉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鬱眾情
 莫彰帝德憶昔先王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
 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為此際依前整蹕
 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

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
 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
 自防得失不縱襟懷恐致却宗言將道斷使丞民以
 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慮以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况
 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瑤池環圃香風滿檻瑞
 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
 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闈苑之中人問勝致天下所無時
 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
 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
 了且當生靈受弊盜賊橫行邊庭無烽火之危而內地
 有腹心之患陛下千餘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
 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
 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
 既承社稷之基復扼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
 危關四門以行賞罰不當平兩露咸有一德端坐九重
 使恩威並行賞罰不當平兩露咸有一德端坐九重
 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眾之元功選
 棟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鳴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
 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時
 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眾心成城天下

治理卽日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
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采藥石之言聽
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
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士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
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
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
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
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者多於鄧艾
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降於王艾李勢
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
靈以至國人之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甚可憑陛
至聖至明如堯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
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
出入而有君臣願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
爲四海之君臣願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
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
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聞天子有諍臣七
是微臣之至怨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
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
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

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
蟻陛下或全無忤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
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虞悔將何及
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
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
我取汝表章侯秦州迴日下獄逐節勸之勿悔至
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上承捷飛驛騎到
云東朝差與聖令公統軍十餘萬來取九月到鳳
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日朕恰要親看相
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
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嶽巔驅馳非取
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合從官繼
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烟鳴騶在半天黃
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
紀此去尙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
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磧
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斗噪聲
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鷲獸搏人是以噪之
馬忽咆哮恐懼之不肯前進於萬人中攫將一夫
駕前鷲獸自路左叢林間跳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

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尙聞唱救命之聲况天色未曉無
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遲明有軍人尋之草上委
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官顧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命
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劔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
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教戶
口資嚙口未委三丁稅幾于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
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
生靈飡盡意如何瓜牙眾後民隨滅溪壑深來骨已多
天子紀綱猶被弄客大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
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
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
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
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劍山行行躡石稜作干等壁
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
雲疊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
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
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烟霞鎖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
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
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
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

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向數千夜照路
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烟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
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
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登劍
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向自親平寇羸政徒勞愛學
仙想到隗宮奪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
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
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玉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
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泊至利州已聞東師
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峽而至其時蜀師
十餘萬自緜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禦
敵遣使臣逼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
惟勇敢况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
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山溪巖壑
之中連夜繼晷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少
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
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王承休握銳兵於
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
孩幼萬餘口金銀緡帛於西蜀蕃買路歸蜀公路爲西
蕃擄奪并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

唯與田宗泐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
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
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欵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
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
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
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北夢瑣言嬖佞韓昭
顧珣潘在迎等為狎客競授手搖頭令唐師入境過其
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扱手搖頭
念周宣帝作歌曰自知身命促把行至梓潼大風發屋
燭夜行遊令宮女連臂踏脚而歌

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
至縣谷而唐師入其境唐莊宗招蜀勅朕以蜀部封疆
本是我唐境上爰從兵革遠阻

江山當偽梁篡弑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
屬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况復蜀主先父
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
復却効傾輸朕以初殄寇讐重興社稷撫論之恩既廣
憂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
臣遠安後后之心既協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

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
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偽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
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
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輸誠之節今以降
勅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决歸降 衍懼遽還唐師
到城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致懷疑

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儼
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
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欵于唐師衍自
縣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
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
弼亦自縣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
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

降宗弼遷行于天啟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

輿視出降于七里亭五代史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

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

岌為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為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

魏王統闕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日魏王至德

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偽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

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

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

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

洪圖板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眾情止王三蜀固

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磁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惶誠

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

削平克逆梯航畢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

遠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為王

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與櫬乞降負荆請命

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疇之仁別示哀矜以

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

禱之至己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

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偽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

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繫首面縛銜璧輿觀于後魏

王下馬受其璧崇韜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偽百官東

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

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蜀檣杙

咸康元年九月幸青城山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

興聖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

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

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

衍不納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

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

趙延又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

親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縣谷唐

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

勳宗昱宗儼為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

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柏津梁自縣谷還留王宗弼以兵

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縣谷奔白芬

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

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甲知

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潤
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謀函首
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託因上表歸命翌日魏
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
天府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
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
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
宗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紹琛攻蜀威武城
指揮使唐彥思等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
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
李繼岌指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
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
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
興文扶四州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攝武興
節度使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
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
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為三招討將兵三萬人
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
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趣利州

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葆及諸城鎮皆降蜀武德留後
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
崇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自
餘城鎮皆望風欵附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
歸成都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
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
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
休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
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
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
若從開府還朝還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
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西南還
蜀其地皆不毛羗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
州餘眾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太平寰宇記云
廢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為鎮文州西至扶州鎮番界
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
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高季興
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尋遁去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
繼岌降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季興常欲
取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

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鑱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鑱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魏王繼岌至劔州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李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漢州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脩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王宗弼遣使勞軍且輸降款魏王繼岌郭崇韜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自光啟三年丁未入七十日王宗弼王承休伏誅王建自光啟三年通鑑考闡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三十九年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冊府元龜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使於蜀時王衍專制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亡蜀之

不男言者第二十三

首卷七

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既舉誠納款眾以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妻母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王氏見聞錄偽蜀有尊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並於王侯聲色妓樂為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廢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有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北夢瑣言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衛使後主採選

不男言者第二十三

首卷七

三

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
是先王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為眾所聞也豈有王
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者以女衣襟結
之便為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
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又偽王蜀時聞州人何奎
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
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于兩世矣何見之謂
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聘少環釧釵篋之屬爾能
致之乎即所苦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
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
為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
付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會取
而置之得非此乎遽撤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環
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
衣除與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
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逾分識者知
後主政悉此類也王氏見聞錄蜀地無駱駝人不識
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競執駱
駝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
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劔棧而來

般輦珍寶填滿城邑至是方驗 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

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

道王衍降表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

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鼎戴穹旻仰祈渥

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起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

心恤物而下從民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

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為巴

人主者之司但荒蕪警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

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聞知唐德維新元功再造

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出而水雪自消睿
澤敷而黔黎盡泰臣自知罪釁不敢遁逃命戎士以倒
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即昇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
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
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
宥惡之文釋殘生於撲蛾之燈全必死於戲魚之鼎使
肌骨重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

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
傾心歸極向化積懼而鋒鏖聚首推忠而丹赤貫心今
則已遠龜城將趨鳳闕雖亡宗國喜歸有母親并姨舅兄
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
弟骨月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
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王衍上魏王繼岌箋衍叩頭
言伏以五帝三皇竟歸於代謝有家乘國孰免其廢與
苟大命以革新願轉禍而為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
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冊列土坤維自霸一方於茲三紀
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
業衍謬為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
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照臨下土存修
嘉好仰恃恩明感覆燾於堯天將驅馳於禹貢忽審王
師討伐部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尊
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
輅勞履劔關已得萬民之歡心坐恕斯人之死罪今則
完全府庫守遏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輿棺櫬而納歎伏
惟殿下特宏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型貯在肺腑庶
幾先人之靈猶享血食之祀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於
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元造衍無任危迫殆越

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率其宗族
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牋以聞

及偽宰相王錯張格庾傳素許寂

五代史許寂字閑閑
祖秘名聞會稽寂少

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明山
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
與伶人調品箏策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
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百官咸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
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
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
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
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
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於洛
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恠可恠
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
省郎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於五臺
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
遠四方供餽不遠千里而至者眾矣自云能役使毒龍
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

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
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
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

數千人以東晁公武讀書記入洛記一卷蜀王仁裕撰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塗中事并

其所著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

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弃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

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

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蜀檮杌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

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鐸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

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

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

與留守張筠誅于秦川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

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弃

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入蜀父子相承

凡四十年而亡又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

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為嗣而衍母專

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

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僉巧是近惟聲

色是尚闔宦執政於外母后司晨於內張士喬輩以諫

諍而得罪王宗壽等以鯁忠而見侮既不早辭厚禮以

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於藩

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

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建至判
樞密院隨行入洛而卒 碧溪詩話天成初明宗召亡
蜀舊臣賦詩惟中丞牛希濟最佳詩曰滿城文武欲朝
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出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
此幾會歡笑幾潛然鑑戒錄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
孝也賜物百段 詩話總龜蜀僧遠國傷蜀詩曰樂極
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與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
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鑲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
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聞見後錄李西美帥
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
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
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
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
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
有鬼耶按蜀檇杭宣華故苑名 北夢瑣言嘉州夾江
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
時內宮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
洛都咸問將來昇沉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
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

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
咸京左右後主罹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
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 又偽蜀王先主時有軍校
黃承真就糧於廣漢縣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
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湯鬼此年蜀
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詣朝堂
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滅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
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子
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
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秘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死
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
識竊得窺其秘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
千言黃云授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疊
疊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言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
云鄭叟豈黃 宗弼本姓魏名宏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顧
扶之流乎 彦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彦暉者彦暉敗建待之如初
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

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

九國志王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閩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于飛鳥為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為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為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為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沉飲自裁無為他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劉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

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入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于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大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緜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與魏王遷衍及母妻于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絀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齋衍玩用值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已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塲軍士取其尸斃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青箱雜記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為人恬

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
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
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
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
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
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
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
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
禮葬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追封偽蜀王王衍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
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蜀檮杌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

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又蒲禹卿成都人爲補闕衍入秦州禹卿上疏不納從
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
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五國故事衍之末年率其
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
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詞親與宮人唱之畫羅裙能結
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
在風塵宮人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在凡塵耳
後衍降中原官妓多淪落人間始
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爲順正公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
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
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
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

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
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
為妖矣北夢瑣言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
龍或白或黃鱗鱗光明攪之不動惟沮沫而已
彼人不以為異近者稜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者與
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為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乃見
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
深七八丈其中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于水
面象小龍也有高遇者為刺史請官設醮或浮出或問
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嘗
見漢成池中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
可定其是非耶夷陵清衾覆水或浮出大水橫塞水面
號為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錄異記蜀庚午
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
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
於水上行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
白或青有如牛馬驃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疊相次行鳳
入漢江却迴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

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

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

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

果為瑞哉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宏道所
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

馬步使趙宏約締構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

甚多是日將架巨梁王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木鼓噪震

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

各長二尺餘棲于梁上隨繩索上下在眾人中畧無驚

怖工人撫榻戲玩之如所馴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
養者梁既上畢鳥亦飛去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
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

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元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官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

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齊東野語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雀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江驪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泰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杜光庭廣成集賀黃雲表臣某伏觀

鴻臚卿趙溫珪奏今月二十三日皇帝駕幸得賢樓看
闕將士皇太子自城南閱馬帳頭迴入城至西時城上
有黃雲兩片伏如華蓋遂巡變為紫色者臣謹按堯之
誕生常有黃雲垂覆舜之御宇常有黃雲疑空又漢宣
帝幸甘泉宮紫雲入殿宋世祖踐祚紫雲見於端門黃
帝有瑞雲以雲紀官令者志動天休瑞呈雲物華夷共
仰海嶽同歡伏惟陛下體道握符惟天縱聖仁周動植
惠普寰瀛柔遠俗以文明備兇奴以武畧蓋以中原未
泰品物未寧將申戡靜之機用拯生靈之弊授律則南
摧醜虵鑿門則北掃烟埃鐵軸牙檣水耀龍驤之旅霜
戈雪戟陸陳隼擊之師振動山川奔馳雷電佇聞恢拓
以廓乾坤爰命皇太子訓整六軍申明三令蒙輪挾輶
勵忠貞允合天心果昭靈貺輪困對起蕭索齊凝成金
柯玉葉之奇高浮帝座變紫蓋如葩之狀低接皇城初
呈蔭鼎之姿漸結臨關之色有以見元穹贊祐皇德升
聞越唐堯虞舜之徵超聖祖漢宣之感自此率賓八極
文軌萬方增聖壽於億千固宏基於隆永臣躬深睿獎
疊觀殊祥敢謠咏以抒悃誠効謳歌而頌聖德詩一首
陳進 又賀雅州進白鵲 裴伏覩嚴道縣多功團崇善

里百姓李彥韜於楠樹上獲白鵲進獻者五行表瑞見
金運之隆昌百辟同瞻賀玉京之貽賜臣聞王者正名
立訓體乎天意勝殘去殺慰此人心則有異木珍禽來
儀朝闕霜毛動色紺趾標奇斂羽呈姿應見徒誇於漢
魏傳聲送喜翺翔顯奉於皇明伏惟陛下軒臺亭毒萬方
超三古協序而風調禹律燭昏而鏡滿軒臺亭毒萬方
再樹乾坤之本照臨下土重懸日月之光鄙炎漢之息
肩邁唐堯之鼓腹人歌歲稔物賴時康况乃萬旅翬緜
干營鎧甲擒兇剪弊撫弱字孤雷掀鉦鼓之行雲黠旌
旗之舉發令而雄豪踴躍申恩而疲瘵昭蘇五星運度
以承休八海承風而寢浪遂至山河效祉禽羽呈祥遠
離海上之巢來對雲中之闕觀其玉籠乍啟雪姿不驚
望聖苑以迴翔對天慈而鼓舞往來瑤室樓泊珠簾認
素羽以難分聽新聲而已熟不是成橋之侶殊非繞樹
之羣旣彰圖雪之容實煥來金之盛佇見干戈載止奸
邪屏除蕩疆場之烟烽永歸北極靜寰區之榛梗自我
西方信超魏德之雄更掩漢成之代臣謹逢昌運累觀
殊祥輒陳歌頌之詞上浼聖明之鑒臣謹頌聖德紀
瑞詩一首陳進干瀆冕旒無任之至
鳴化枯樹再生表臣某伏觀邛州團練使張敬同奏大

邑縣鶴鳴化元一大師郭昭美申當化有柏樹內有七
株枯山表祝嘉樹呈祥符睿德之感通彰神功之茂育
者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按瑞圖云帝王德及草木
政致昇平則松柏常生木有不殞異伏惟陛下應圖啟運
握紀承天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恩周草
木惠及蝼蟻窮蕃解以歸仁獷俗梯山而納書由是
涵濡異類感動殊倫雪兔霜禽棲翔接影瑞麟神蔡表
見為常今者玉洞雲峰靈墟古化當爰漢理平之際乃
天師修道之鄉林麓森疎烟霞翕蒼崖巖前古柏枯
轍跡猶存翠瑋莎封化鶴之壇基尚在而巖前古柏枯
朽多年霑雨露以重榮吐黃芽而再茂高柯曼翠密葉
凝陰彼王廩之豫章難偕繁盛雖瀨鄉之仙檜莫繼禎
祥惟七柏之典榮契十年之遐永祥編瑞牒古昔無倫
臣獲奉昌期頻聆嘉瑞敢陳謠願播寰瀛謹課頌聖
德七言四韻詩一首陳進再賀以聞又賀太陽合虧
不虧表臣某伏觀司天奏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四刻太
陽合虧於軫宿十一度至未時四刻復圓今測驗不虧
者日華騰景君德齊尊超術歷而不虧彰睿明之通感
伏惟皇帝陛下元陽誕聖二曜均明昇若木於震宮曜

貞輝於乾道體冬曦而流愛九有成恩比春煦以延慈
三正並照故得大明增彩推策難窺契覆載之殊休越
陰陽之常度祥光彌盛元德動天逾漢日之再中邁堯
輝之合璧書之青史實冠瑤圖臣獲奉昌期叨觀嘉
退觀桑榆之景倍傾葵藿之心不任歡躍之至又賀
進神劔詩表臣某言伏觀今日趙匡業所進合州江上
得神劔一口宣示中外者伏以將啟昇平祥符必降欲
清妖孽神劔斯呈助聖明斬斷之功表天地匡扶之力
伏惟陛下功超三五威肅寰瀛仁格幽明道均天地故
得山川林谷吐金焰于層崖風雨雷霆見霜風於萬里
一條秋水初觀出地之姿數尺練光宛耀倚天之勢仍
彰變化顯著神奇昔嬴帝得之於水心果吞六合今陛
下獲之於江上即統萬方刺鐘切玉者詎可比倫斬馬
斷蛇者那堪儔擬臣榮逢昌運獲觀殊祥輒貢詠歌願
揚睿感謹課頌七言四韻詩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
首陳進干浼宸嚴無任之至

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原注

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
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

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
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
自大順二年至同光
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華文合書

